

# 文学作品中时间隐喻的情境语义构建

##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ors for Time in Literature in Situation Semantics

黄华新 (Huang Huaxin) 洪峥怡 (Hong Zhengyi)

**内容摘要:** “时间”作为认知世界的基本维度，在人类语言使用中高频出现；同时它又是一个抽象概念，表达时高度依赖于隐喻。文学作品中，一些表达因其特有的审美体验，所使用的时间隐喻相较日常会话更具新奇性。在情境理论看来，自然语言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递信息，这一点上新奇隐喻与日常隐喻也是一致的，但两种表达最终的呈现方式却有明显差别。基于情境理论，将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隐喻表达还原为基本的信息片段，并对语义生成过程进行构建，可以发现这类新奇隐喻相较于日常隐喻的特殊性。

**关键词:** 时间隐喻；新奇隐喻；概念隐喻；情境理论；情境语义学

**作者简介:** 黄华新，浙江大学哲学系 /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语言逻辑和认知语用学研究；洪峥怡，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逻辑研究。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隐喻的逻辑表征与认知计算”【项目批号：18ZDA290】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ors for Time in Literature in Situation Semantics

**Abstract:** As a basic dimension of cognition, “time” appears frequently in human’s language. And it is also an abstract concept, whose express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metaphor. In literature, some metaphors for time are more novel than ordinary expressions due to the need of unique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ituation Theory believ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of natural language is to convey information, which mea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 in presentation,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novel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nd ordinary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Based on Situation Theory, those metaphors for time in literature can be restored to several basic infons. And with some operations on infons, the semantics of novel metaphors can be constructed to analyse the particularity of literary metaphors.

**Key Words:** Metaphors for Time; Novel Metaphors; Conceptual Metaphors; Situation Theory; Situation Semantics

**Author:** Huang Huaxin, Ph.D., i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are Natural Language Logic and Cognitive Pragmatics (Email: rw211@zju.edu.com). **Hong Zhengyi** is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 is Natural Language Logic (Email: flourite@zju.edu.com).

### 一、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隐喻

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传统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这种观点认为隐喻是词的特征，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语言现象，其目的是对语言进行艺术性地修饰。20世纪以来的隐喻认知转向将隐喻研究的重心从修辞转移到了认知，研究的对象也开始更偏向日常语言中的隐喻使用。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思想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就是隐喻性的。<sup>1</sup>

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时间”自然地受到了隐喻研究者的关注。一方面，时间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维度，它高频地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时间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除了计时单位和专有的时间描述词外，几乎所有的相关表达都依赖于隐喻。这些依赖于隐喻的时间表达通常被称为“时间隐喻”，学者们在对日常语言的时间隐喻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表达具有大量跨语言的共性。米琼（John A. Michon）曾指出时间外显表征的形式之一是隐喻表达，是把时间映射到另一个语义范畴里的某个相关概念；<sup>2</sup> 格勒克斯堡（Sam Glucksberg）等认为：“语言普遍特性，大概也是思维的普遍特性，是系统地使用空间概念和词汇来喻指时间概念”（Sam Glucksberg, Boaz Keysar and Matthew S. McGlone 579）<sup>3</sup>；埃尔弗森（Hoyt Alverson）对英语、汉语、印度语和塞索托语的分析 and 根特纳（Dedre Gentner）等人的研究均发现，人类的时间经验源于对空间的体验，语言中的时间表达通常用空间隐喻来实现<sup>4</sup>。概念隐喻理论的提出者莱考夫和约翰逊在《肉身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 1999）中专章研究过时间隐喻，在运动时间隐喻中区分了时间定向、运动的时间和运动观察者。<sup>5</sup> 周榕和黄希庭通过内容分析和因素分析，考察了时间隐喻概念的11个维度，包括空间—容器、有价物、状态、易逝物、效应、

1 See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2 See John A. Michon, “Implicit and Explicit Representations of Time.” *Cognitive Models of Psychological Times*. Ed. Richard A. Block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0): 35-38.

3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4 See Hoyt Alverson, *Semantics and Experience: Universal metaphors of time in English, Mandarin, Hindi, and Sesoth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4); Dedre Gentner, Mutsumi Imai and Lera Boroditsky, “As Time Goes By: Evidence for Two Systems in Processing Space-Time Metaphor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5(2002): 537-565.

5 See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改变者、检验者、动体、工具、人、主宰 — 被主宰，对中英时间隐喻的结构进行了比较。<sup>1</sup>

这些研究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详细探讨了日常语言中基本的时间表达，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人类心理模式和民族文化特征。但实际上，“隐喻都直接表现为一定的语言修辞，同时间接暗示出更为深刻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而任何认知心理现象和实践行为都是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展示”（王晓军 7-10）。因此可以说，文学语言同时具有修辞和认知功能，但当隐喻修辞功能增强，这些隐喻不再使用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作为源域，或不再使用源域中用于构建我们基本认知体系的那部分性质，其认知功能就相应减弱。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源域中的部分性质会系统地用于理解目标域概念；但另一些性质的使用是孤立的，它们“不是用来构造我们正常概念系统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Lakoff and Johnson 53），这种隐喻称为新奇隐喻（*novel metaphor*）。<sup>2</sup> 基于这种区别，我们进一步明确本文所说的日常隐喻和新奇隐喻概念：“日常隐喻”指经过语言群体大量使用后固化成词或形成稳定引申义的隐喻表达，听者即使没有意识到表达中使用了隐喻，也可以从群体约定中理解语义；“新奇隐喻”指会与认知体系产生冲突，听者需要经过一番认知努力对其进行理解，且解读到的语义可能不唯一的隐喻表达。虽然认知语言学强调隐喻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认为新奇隐喻与日常隐喻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来源于我们身体经验的有结构的映射体系。但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人们对日常隐喻和新奇隐喻还是会有明显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关于时间的描写，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84）中指出：“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忠诚尤其重要，没有哪部小说是不谈时间的”（福斯特 25）。尤其对于经典的意识流小说，作者着力描写的是处于永远流动状态中的意识、感觉与思想，更容易对这些抽象概念进行细致的体察。而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会兼顾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对时间的描述，也就同时包含了日常隐喻和新奇隐喻。因此，本文以经典意识流小说文本中的时间表达为分析对象，对比文学作品中的新奇隐喻和日常隐喻的区别。下文所说的新奇隐喻特指小说作品中的新奇隐喻，所使用的日常隐喻也来自小说，但因为小说的日常隐喻就是对日常会话的描写，两者使用的语言无异，因此不作区分。新奇隐喻可以与日常隐喻使用相同的源域和目标域，也可以在描述相同的目标域对象时使用特殊的源域，但最终呈现的隐喻表达都更具新奇性。

1 参见周榕、黄希庭：“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心理科学》2（2000）：141-146；周榕：“时间隐喻表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

2 See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3.

A. 与日常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都相同（相近）的情况：<sup>1</sup>

1a.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187）

1b. 到那会儿，时间会拒绝接受逝去岁月的遗产，把往昔的忧愁抛在一边，从头开始新的进程。（434-435）

2a. 哪怕事后她肯定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理我，我也要这么做。（32）

2b. 一个人睡着时，时光的系列，岁月和星辰的顺序都围绕着他。（5）

3a. 因为他觉得在未来的岁月里，自己还继续每天晚上遇到奥黛特。（261）

3b. 比如说是餐后坐在扶手椅里，那时，溢出轨道的日月星辰整个儿乱套了，这张魔椅载着他飞速地在时间和空间中遨游。（5）

其中 a 组为日常隐喻，这些表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高频出现，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意识到这样的表达是隐喻性的，b 组为新奇隐喻，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这些语句使用了隐喻。它们所基于的隐喻概念是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但文学表达的新奇性更明显。同一个隐喻概念下，日常隐喻选择的是这一概念中常用的部分，而新奇隐喻则涉及不常用的部分。这些差异显著的语句中：1a “过去”和 1b “开始新的进程”都属于隐喻概念“时间是行动者”；2a “长”“一段”和 2b “系列”“顺序”属于隐喻概念“时间是序列”；3a “里”和 3b “在时间中遨游”属于隐喻概念“时间是容器”。

## B. 使用特殊源域的情况（源域不同目标域相同的情况）：

1. 他害怕这段色彩黯淡、业已流逝的，他毕竟可以接受的时日，会突然显出具体而微、污秽不堪的形态，露出恶魔般狰狞的面目来。（388）

2. 她正在品尝我们无从知晓的乐趣的那个时段，那段我们不能进入的、折磨人的时段，突然裂开了一道意想不到的缝隙让我们置身其间。（31）

3. 我让自己拼命去想明天，想将来，指望它们能像一座桥那样，带我越过面前那道吓人的深渊。（24）

这一组表达都可以归为新奇隐喻，且选取的隐喻概念在日常语言的时间表达中并不常见。如果按照概念隐喻理论分析这些隐喻表达所基于的隐喻概念，1 中可以提取的隐喻概念有“时间是生命”（显出具体而微、污秽不堪的形态，露出恶魔般狰狞的面目）、“时间是实体”（色彩黯淡）、“时间

1 本文语料来源为《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相关引文均来自于 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周克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是河流”（流逝）；2中可以提取隐喻概念“时间是食物”（品尝）、“时间是建筑”（不能进入、裂开一道缝隙、置身其间）；3中可以提取隐喻概念“时间是桥”。

由上述语例可见，从信息省略的程度上看，日常表达中大量隐喻已固化成词，成为一种群体性认知，这些隐喻概念无需再出现在文本中；而新奇隐喻的描述更多地基于作者独立的认知，为了表义的准确性，一般需要更丰富的描述性说明来给出作者的意图。如果只从真值条件来看，修饰性的新奇隐喻并不改变语句的真值，可能是冗余的，但从信息量的角度考虑，这些表达仍然增加了新信息，因此需要考虑如何表达这些不影响真值的附加信息。

从概念域的体系性上看，日常隐喻中，源域的概念体系更清晰。它们或者是结构隐喻，表现为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进行隐喻建构，如“时间是金钱”，所以我们用花费、浪费、利用来描述时间；或者是方位隐喻，表现为一组互相关联的概念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进行隐喻建构，如方位词“上下”“左右”“前后”系统地表达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新奇隐喻中，源域的体系性被弱化，其表达具有孤立性，不易与其他隐喻相互作用。在某一具体语境中，一个新奇隐喻的表达重点可能是对某个或几个性质的突出，如3中将时间与桥联系，只需要用到桥“帮助跨过深渊”的性质。

从概念域的跨度和使用频次上看，日常使用的隐喻概念来自于具身认知，概念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而新奇隐喻往往以个体性的独特体验为描述对象，追求新奇表达带来的惊异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как прием* 1925）中提出“陌生化”理论，认为陌生化手段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sup>1</sup>新奇隐喻的显著作用就体现在，它通过从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迁移为文本带来陌生化的效果。因此两域之间的跨度更大，产生关联的概念更边缘，某个隐喻概念重复出现的频次也明显更低。

从隐喻构造的复杂度上看，日常隐喻更多地会基于一个或一组相互关联的隐喻概念，如果涉及多个隐喻概念混杂使用，则这些隐喻含义往往已经成为了语词的一个义项，此时可以说，说话人在表达时只是常规地使用了这个语词，而没有构造隐喻的自觉。但新奇隐喻常常明显地包含了多个隐喻概念间的切换，有容易被识别的混杂性。

可见，对于“时间”这样一个抽象事物，即使同样需要使用隐喻，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也有明显的差别。那么，这两种表达是如何生成的？表达意图和字面语义又是如何联系的？我们考虑以一种相对统一的方式对隐喻语义的生成过程进行刻画。

1 参见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10。

## 二、情境理论中的隐喻语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文学作品中有关时间的描写会使用大量新奇隐喻，这些表达的效果和日常时间隐喻差别明显，但从信息的提取、组合和传达机制来看，两者并没有显著差异。在进一步刻画新奇隐喻的过程中，我们将以情境理论和情境语义学为工具，给出一种隐喻语义的基本生成方式，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时间隐喻这一子类。巴威斯（Jon Barwise）和佩里（John Perry）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是对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一次反叛，他们认为自然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而非表达真值，语义是情境之间的关系。两人合著的《情境与态度》（*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1983）（下文简称 SA）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情境理论和情境语义学体系，成为情境语义学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sup>1</sup>1991 年，德福林（Keith Devlin）在《逻辑与信息》（*Logic and Information* 1991）中将情境理论作为以数学为基础的分析工具，用于分析语境影响信息生成和信息传递的方式，从信息处理角度阐释了情境语义学的数学分析框架。<sup>2</sup>基于情境语义学和信息流思想，我们可以“把隐喻认知机制理解为一定制约关系下的信息流动”（黄华新 64）。

本体上，情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主体认知到的那部分现实世界；技术上，情境是信息元的集合，依赖于信息元来定义。信息元（*infor*）是信息的基本单位，<sup>3</sup>它是由个体（*individuals*）、关系（*relations*）、时空场点（*space-time locations*）和极性（*polarity*）构成的四元组，记作，<sup>4</sup>且“情境  $s \models \sigma$  当且仅当  $\sigma \in s$ ”（Devlin 35）。情境理论将时空场点作为信息元的基本组成要素，可见已经考虑了时间这一语境因素。但在信息元要素只能描述客观的时间点，不能反映时间表达上的隐喻性特征，因此下文中我们仍然将时间处理为信息元的主体，通过信息流动说明隐喻表达中字面义与非字面义之间的转换。

信息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即拥有一个或几个相同的要素。为描述这些共性，情境理论引入了“类型”（*type*）的概念。情境类型是对具体情境的扩充，它所支持的信息元中允许出现个体参数（即未定量）、场点参数和关系参数等自由变元。<sup>5</sup>进一步地，通过一个特定装置锚（*anchor*）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赋值。锚是一个定义在参数集上的函数，“它为参数集中的每个参数指派

1 See Jon Barwise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2 See Keith Devlin, *Logic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3 以信息元作为基本单位的处理方式遵循 Devlin，在 SA 中 Barwise 和 Perry 所用的是事件和事件类型。

4 本文主要探讨时间作为语句描述对象的情况，所以背景性的时空场点要素被淡化，下文中一般省略。

5 See Keith Devlin, *Logic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50.

对象集 T 中的一个具体对象” (Devlin 52)。

“制约” (constraints) 是定义在情境类型上的二元关系, 它是信息流的核心机制, 通过给出情境类型到另一个情境类型的信息传递, 语句才获得了意义。情境类型之间允许存在包含关系, 如果适应了该制约, 就能从当前情境跳转到另一情境, 实现信息的流动。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对象有什么意义时, 实际上我们是在讨论涉及该对象的情境所属的情境类与另一情境类之间的制约关系, 即由一个类型 S 可以得到另一类型, 记为 (Devlin 94)。SA 中, 巴威斯和佩里将制约分为必然制约、惯常制约、规约制约和条件制约, 其中必然制约是由必然关系产生的制约, 惯常制约是自然规律形成的制约, 规约制约产生于生物群内显式或隐式的规约, 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制约都为条件制约。<sup>1</sup> 对时间隐喻来说, 隐喻语义的实现本质上是几种制约关系引导的信息流动。如隐喻概念就是一个特定的条件制约关系, “时间是河流”这一隐喻概念说明的是目标域“时间”和源域“河流”之间的关系, 即由关于目标域的情境可以得到源域的情境。

由字面表达的信息元的提取和制约关系对情境类型的转化, 可以对现实情境与话语内部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但是, 在日常的语言使用中, 还存在大量依赖于语境的描述。对一句话的理解, 除了语句本身提供的信息, 可能还需要联系来自语境的外部信息, 匹配话语和它所描述的对象。为此, SA 中提出了说者链接和说话情境。说者链接专门处理代词的照应回指问题, “它是一个从指称词到其指称的部分函数” (Barwise and Perry 125); 说话情境用于描述说话发生时的基本信息, 包括说话人、听话者、说话时空和所说语词。在此基础上, 为处理更复杂的语言表达, 我们假设说话者说出一句话时所基于的背景知识是一定的, 在说话情境中增加“说话者信念”, 其中包含了说者表达某个语句时所基于的所有制约关系。

隐喻表义的非字面性决定了它离不开说话者信念, 比如只有基于“未来为前, 过去为后”这样的信念, 才有“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的表达, 这一信念就表达为两个制约关系。

定义 (说话者信念):

说话者信念是一个制约集  $C = [S \Rightarrow S']$ 。本质上, 制约是一个二元关系, 所以也可以将制约关系及其关联的情境类型一起视为一个高阶的信息元, 等价地记作  $\langle \Rightarrow, S, S'; 1 \rangle$ 。

为准确定义说话情境, SA 中先引入了另一个相关概念“角色” (role)。

定义 (角色):

1 See Jon Barwise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97-99.

- (1) 每个基本未定量都是未定量；  
 (2) 如果是未定量， $E(\dot{x}, \dots)$  是情境类型，那么  $\langle \dot{x}, E \rangle$  也是未定量。  
 (Barwise and Perry 80)

由(2)得到的这种未定量就称为角色。

相应地，通过对锚的概念进行扩充，得到定义在角色上的锚：从未定量到个体、场点和关系的部分函数是一个锚，如果：

- (1) 对于  $f$  的定义域中的每个基本个体、场点或关系未定量  $\dot{x}$ ， $f(\dot{x})$  分别是个体、场点和关系；  
 (2) 对于  $f$  的定义域中的每个角色  $\dot{r} = \langle \dot{y}, E \rangle$ ， $f$  是  $E$  中的每个未定量的锚，并且  $f(\dot{r}) = f(\dot{y})$ 。(Barwise and Perry 81)

角色是个体（或场点）和个体所处事件的通量，所以把角色定义为“事件和个体组成的有序对”（Barwise and Perry 79），直观上表达某个体在某事件中充当某种语义角色。依赖于“角色”这一概念，可以定义说话情境<sup>1</sup>，在加入说话者信念后，定义如下：对于情境类型  $S_d$ ， $S_d \models \langle \text{speaking}, \dot{a}, \dot{b}, \dot{\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addressing}, \dot{a}, \dot{b}, \dot{\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saying}, \dot{a}, \dot{\alpha}, \dot{\ell}; 1 \rangle \wedge \langle \text{believe}, \dot{a}, \dot{\beta}, \dot{\ell}; 1 \rangle$ 。其中包含五个角色： $\text{speaker} = \langle \dot{a}, S_d \rangle$ ； $\text{addressee} = \langle \dot{b}, S_d \rangle$ ； $\text{disc-loc} = \langle \dot{\ell}, S_d \rangle$ ； $\text{expression} = \langle \dot{\alpha}, S_d \rangle$ ； $\text{belief} = \langle \dot{\beta}, S_d \rangle$ 。唯一锚定这些角色的情境叫做说话情境。如果在一个交际情境  $S$  中， $A$  对  $B$  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则说话人  $A$  和听话人  $B$  与  $S$  构成的有序对分别为角色  $\text{speaker}$  和  $\text{addressee}$ ，说话发生的时空与  $S$ 、所说话语“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与  $S$  构成的有序对分别为角色  $\text{disc-loc}$  和  $\text{expression}$ ，制约集  $\{ \text{过去} \Rightarrow \text{下}, \text{将来} \Rightarrow \text{上} \}$ <sup>2</sup> 和  $S$  的有序对为角色  $\text{belief}$ 。

接下来我们首先基于上述概念，给出隐喻语义表达的基本框架，该框架对日常隐喻和新奇隐喻都适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隐喻的生成和理解机制。下一章中，我们将通过文学作品中时间隐喻的具体例子进一步说明这一构建过程，并尝试从中寻找新奇隐喻的特殊性。

对于一个陈述  $\phi$ ，提取它所给出的信息，即  $\phi$  的字面义，该信息的支持情境为  $s$ ；如果现实世界  $s_0$  支持  $\phi$ ，则语句表达字面义，且该信息在描述情境中为真；如果  $s$  与  $s_0$  矛盾，则该语句为假或表达的是非字面义表达。对于包括隐喻在内的表达非字面义的语句，需要接着考虑它的说话情境。说话情境要求情境唯一地锚定所有角色，即要求说话情境确定唯一的说话人、听话

1 See Jon Barwise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121-122.

2 把  $\langle \Rightarrow, S_2, S_2 \rangle$ ，其中  $S_2 = \langle A, a; 1 \rangle$ ， $S_2' = \langle B, a; 1 \rangle$  直观地记作  $A \Rightarrow B$ ，即由具有  $A$  性质可以得到具有  $B$  性质。

人、语句和信念。其中说话者信念是一个唯一的制约集，包含了说话者完成该表达所基于的知识，它在说话人思想与话语之间建立了联系，是构造隐喻表达的关键。参考 Barba 的处理方法<sup>1</sup>，我们用  $\bar{s} = \{s', s'', \dots\}$  表示包括说话情境、资源情境等所有与表达相关的情境所组成的有穷序列。语句的描述情境为  $s_0$ ，如果只涉及内部语义，则判定  $s_0$  是否支持信息元；如果涉及外部语义，即语句理解时需要语境提供信息，则判定  $s_0$  和  $\bar{s}$  是否支持信息元，记作  $\bar{s}, s_0 \neq \varphi$ 。

$\bar{s}$  和  $s_0$  之间存在关联， $\bar{s}$  所支持的信息是对  $s_0$  的补充，加入说话情境和资源情境的过程可以等价地视为情境序列  $\bar{s}$  作为描述情境  $s_0$  的限制，要求  $s_0$  支持  $\bar{s}$  所支持的所有信息元。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情境更新，记作  $s_0 | \bar{s}$ 。

$$s_0 | \bar{s} = \{\text{infor} | s_0 \models \text{infor} \text{ 且 } \bar{s} \models \text{infor}\}$$

$$\bar{s}, s_0 \models \varphi \text{ iff } s_0 | \bar{s} \models \varphi.$$

具体而言，根据信息是一阶的还是高阶的，可以将信息元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个体间关系的具体信息，记作  $\text{infor}_1$ ； $\text{infor}_1 = \langle R, a, b, \dots; 1 \rangle$  另一类是关于情境类之间关系的制约，记作  $\text{infor}_2$ ， $\text{infor}_2 = \langle \Rightarrow, S, S'; 1 \rangle$ 。

$\bar{s}$  中这两类信息元同时存在，且它们对  $s_0$  产生的更新效果不同。可以锚定  $s_0$  中的角色，如人称代词“我”可以锚定为说话情境中的说话者； $\text{infor}_2$  可以构造从  $s_0$  所属的情境类型到新的情境类型的信息流。如果  $\bar{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 S'; 1 \rangle$  且  $s_0 \in S$ ，则得到新情景集  $S'$ ， $s_0 | \bar{s}$  支持  $S'$  所支持的  $\text{infor}$ 。更新过程是建立说话情境、资源情境和被描述情境之间的关联，更新后的情境是语义判断的初始情境，它与  $s_0$  和  $\bar{s}$  的全部信息无矛盾。

### 三、新奇性时间隐喻的情境语义

与日常隐喻相似，文学作品中新奇隐喻生成的关键同样是说话者信念中的各种制约关系，包括高度依赖于个人体验的信念和集体普遍接受的常识。但在表达效果上，新奇隐喻仍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和奇异性。通过前文所述的方式，我们尝试对文学作品中一些新奇的时间隐喻进行刻画，首先提取语言片段中基本的信息元，再通过信息的抽象、还原、传递来实现完整语义的生成。这一信息流动过程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隐喻新奇性的来源。

时间露出狰狞的面目。<sup>2</sup>

要得到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语义，需要基于隐喻概念“时间是生命体”提供的条件制约，如果接受了这一概念，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情境的更新。令 T 表示……是时间，H 表示……是人，F 表示……具有面目，E 表示……露出……

1 See Juan Barba, "Two Formal Systems for Situation Semantics."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1(1992): 70-88.

2 原文为：他害怕这段色彩黯淡、业已流逝的，他毕竟可以接受的时日，会突然显出具体而微、污秽不堪的形态，露出恶魔般狰狞的面目来（388）。为方便刻画，我们提取其中最主要的隐喻。

(表情); C 表示……狰狞, S 表示……是令人恐惧的,  $t \in T$  为某个具体时间,  $c \in C$  为某个狰狞的面目。

最终隐喻表达给出的信息是:  $\vec{s}, s_0 \models \langle E, t, c; 1 \rangle$ , 而说话人希望表达的信息为  $\langle S, t; 1 \rangle$ 。从说话意图到语言表达可以构造如下的信息传递过程:

在说话人的意图中, 保持其他要素不变, 对其中某个要素进行抽象, 得到两个更基本的情境类型:  $\langle S, \dot{x}; 1 \rangle$  和  $\langle \dot{y}, t; 1 \rangle$ , 即某对象具有性质令人恐惧和时间具有某特性。

由隐喻概念得到条件制约: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1'; 1 \rangle, \text{ 其中, } S_1 = \langle T, \dot{a}; 1 \rangle, S_1' = \langle H, \dot{a}; 1 \rangle$$

且存在惯常制约: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2, S_2'; 1 \rangle, \text{ 其中 } S_2 = \langle H, \dot{a}; 1 \rangle, S_2' = \langle F, \dot{a}; 1 \rangle$$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3, S_3'; 1 \rangle, \text{ 其中 } S_3 = \langle F, \dot{a}; 1 \rangle, S_3' = \langle E, \dot{a}, \dot{b}; 1 \rangle$$

根据施乐定理<sup>1</sup>, 信息具有传递性,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3'; 1 \rangle$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3'; 1 \rangle \wedge \langle T, t; 1 \rangle$$

根据制约关系, 对信息要素进行抽象。将某些要素变为参数后的信息元所包含的信息量不会超过原信息元, 所以初始情境对抽象信息元的支持关系仍然保持: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3'; 1 \rangle \wedge \langle T, \dot{a}; 1 \rangle$$

根据制约关系,  $S_1 = \langle T, \dot{a}; 1 \rangle$  可以得到  $S_3' = \langle E, \dot{a}, \dot{b}; 1 \rangle$ , 即: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3'; 1 \rangle \wedge \langle E, \dot{a}, \dot{b}; 1 \rangle$$

将之前抽象出的  $t$  还原,  $f(\dot{a}) = t$ , 得到: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3'; 1 \rangle \wedge \langle E, t, \dot{b}; 1 \rangle$$

$f$  作为锚, 继续对其中的参数进行满足如下条件的赋值:

- (1) 锚定的对象必须是某一表情, 即对任意  $f(\dot{b})$  满足  $\langle F, \dot{b}; 1 \rangle$ ;
- (2) 锚定的对象要体现说话意图, 即要求满足  $\langle S, \dot{x}; 1 \rangle$ 。

令且  $f(\dot{b}) = c$  且  $f(\dot{x}) = c$ , 得到  $\langle F, c; 1 \rangle$  且  $\langle S, c; 1 \rangle$ 。锚定后得到结果: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E, t, c; 1 \rangle$ 。

此外, 在一个普通说话者的百科知识中, 还存在惯常制约: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4, S_4'; 1 \rangle, \text{ 其中 } S_4 = \langle F, \dot{a}; 1 \rangle \wedge \langle S, \dot{a}; 1 \rangle, S_4' = \langle C, \dot{a}; 1 \rangle$$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Rightarrow, S_4, S_4'; 1 \rangle \wedge (\langle F, c; 1 \rangle \wedge \langle S, c; 1 \rangle)$$

将情境抽象为情境类型, 根据制约进行信息的更新和还原: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C, c; 1 \rangle$$

<sup>1</sup> 施乐定理说的是, 如果 A 携带信息 B, B 携带信息 C, 则 A 携带信息 C。See Fred I. Dretske,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Bradford Books/MIT Press, 1981).

所以  $s_0 | \vec{s} \models \langle C, c; 1 \rangle \wedge \langle E, t, c; 1 \rangle$

这一过程的信息转换中涉及了四个制约关系： $\langle \Rightarrow, S_1, S_1'; 1 \rangle$ 说的是“如果某对象是时间，则它是人”，这是“时间是人”这样的隐喻概念给出的条件制约； $\langle \Rightarrow, S_2, S_2'; 1 \rangle$ ， $\langle \Rightarrow, S_3, S_3'; 1 \rangle$ 和 $\langle \Rightarrow, S_4, S_4'; 1 \rangle$ 是惯常制约，分别说的是“如果是人，则具有面目”“如果是具有面目的，则能显示表情”和“如果某一表情是令人恐惧的，则可以说该表情是狰狞的”，这些关联都能从基本常识中得到。这一表达并没有使用很多基于个人体验的信念，所产生的新奇性效果体现在，与日常隐喻相比，所用到的多个惯常制约内部的情境类型跨度都较大。如日常隐喻“时间过得很快”，需要用到的制约包括：时间 $\Rightarrow$ 行动者，行动者 $\Rightarrow$ 经过，经过 $\Rightarrow$ 以某种速度经过。这里，行动者体现的属性和之后惯常或必然制约中的属性体现的都是“运动”，制约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新奇隐喻，如上例，其制约主要包括：时间 $\Rightarrow$ 人，人 $\Rightarrow$ 面目，面目 $\Rightarrow$ 某种表情，每个概念在通过制约构成信息流时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最终使语句产生了新奇的表达效果。

它（列车的发车时刻）就像在下午一个确定的点上，切了一道绝妙的槽口，作为一个神秘的标记，从这点往前，岔了道的时间虽说照样流逝，过了夜晚，就是翌日早晨。（407）

这是一个混杂隐喻，在同一语篇中混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不一致隐喻概念（陈道明 116）。表达中包含了“时间是刀”（切了一道槽口）、“时间是河流”（照样流逝）、“时间是行动主体”（过了夜晚）三个隐喻概念。据此，我们将混杂隐喻拆分成三个基本的概念隐喻，与上文类似，这些隐喻表达的生成同样需要源域与目标域的关系给出条件制约，也仍然需要百科知识提供的惯常或必然制约，如“如果是刀，则可以切东西”等等。说话者的意图包括表达时间有标记作用、时间会改变等，而最终语句给出的信息是时间切开某物，时间向前流动等。

说话者信念作为说话情境的要素之一，其中的制约在说话情境对描述情境进行更新后都应被满足。但当一个语句出现多个隐喻概念时，不同的制约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如果允许这些制约同时满足，可能会导致矛盾。为确保生成语义的合理性，规定由隐喻概念给出的制约关系不是同时满足的，不同制约关系出现的次序与语句的线性顺序一致。当新的隐喻概念出现时，都重新产生一个包含了新信念的说话情境，与描述情境共同构成初始情境。如上例中，依赖于“时间是刀”的隐喻概念，可以延伸出“切了一道绝妙的槽口，作为一个神秘的标记”，这一表达结束后，新的说话情境中，说话者信念转变为隐喻概念“时间是河流”，支持给出“岔了道的时间虽说照样流逝”的

表达。这样，对于同一目标域可以使用不同的源域进行隐喻表达的构建，在不产生语义矛盾的情况下通过新的映射实现特殊的表达效果，而新奇隐喻的独特性或奇异性也产生于多个隐喻概念的混用。

#### 四、结语

时间这一高度抽象又被频繁使用的概念，其隐喻表达的丰富性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略，但在一些文学色彩浓厚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相较于日常隐喻，文学作品中有关时间的新奇隐喻通常包含更多的语义制约，制约之间的关联度更低，多个隐喻概念构成混杂隐喻的现象较日常语言也更明显。在情境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加入说话者信念，可以刻画文学文本中时间隐喻表达所依赖的各种制约关系以及基于这些关系的信息流，其中惯常制约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规律的信念，必然制约可以根据语义关系逻辑有效地推出，另外的一些规约制约和特殊的条件制约来自源域与目标域的关联以及主观性更强的体验。将思维跳跃的时间隐喻表达还原为信息片段的传递与整合，有助于建立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终呈现的语言表达之间的信息联系，由此进一步说明作者使用新奇隐喻甚或混杂隐喻背后的语义连贯机制，以及通过隐喻实现表达独特性和关联性的语用策略。

#### Works Cited

Barwise, Jon and John Perry. *Situations and Attitudes*. Stanford: CSLI, 1983.

陈道明：“‘混杂隐喻’和隐喻连贯”，《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00）：115-120。

[Chen Daoming. “Mixed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Coherence.”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2000): 115-120.]

Devlin, Keith. *Logic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Edward Morgan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 Su Bingwen. Gu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1984.]

Glucksberg, Sam., Boaz Keysar and Matthew S. McGlone. “Metaphor Understanding and Accessing Conceptual Schema: Reply to Gibbs.” *Psychological Review* 3(1992): 578-581.

黄华新：“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中国社会科学》5（2020）：48-64+205。

[Huang Huaxin. “The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2020): 48-64+205.]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王晓军：“再论隐喻”，《英语研究》4（2014）：7-10。

[Wang Xiaojun. “On Metaphors.” *English Studies* 4(2014): 7-10.]